

香山文化丛书

蔡鹤影 著

在诗歌的 十字架 上

鲁藜评传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
XIAMEN UNIVERSITY PRESS

香山文化丛书

在诗歌的十字架上

鲁藜评传

蔡鹤影 著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
XIAMEN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诗歌的十字架上:鲁藜评传/蔡鹤影著. —厦门:厦门大学出版社, 2010. 5

ISBN 978-7-5615-3537-0

I. 在… II. 蔡… III. 鲁藜 (1914 ~ 1999)-评传
IV. K825.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70051 号

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:361008)

<http://www.xmupress.com>

xmup@public.xm.fj.cn

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

(地址:厦门市集美石鼓路 9 号 邮编:361021)

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89×1194 1/32 印张:10 插页:2

字数:280 千字

精装:38.00 元

定价:平装:30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

《香山文化丛书》编委会

顾问：洪龙泉（中共厦门市翔安区区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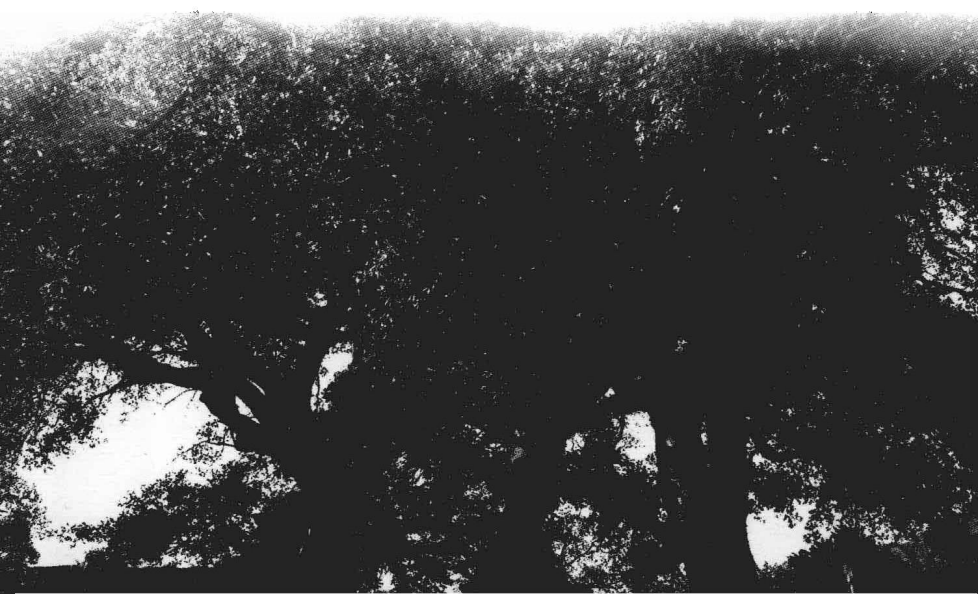
曾东生（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副区长）

许明丽（中共厦门市翔安区区委宣传部副部长、文明办主任）

纪清渊（厦门市翔安区教育与文化体育局局长）

编委：许文跃（厦门市翔安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秘书长）

陈永胜（厦门市翔安区教育与文化体育局局长助理）



序

有时候,我感觉翔安是一座古老而年轻的树林。

2003年10月19日,历史为这一片古老的土地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这一天,厦门市最年轻的行政区诞生了。翔风万里,新区翱翔,国泰民安,百姓安康,这个有着1720多年历史的厦门新区就叫翔安。

乘着海西建设的浩浩春风和凭借厦门发展的强劲态势,历经六年多的艰苦创业、开拓进取,如今翔安的“五大基地、一座新城”正在崛起,翔安隧道建成通车、产业发展和新城建设“双轮驱动”……新生的翔安如一片蒸蒸日上的新生林,处处呈现朝气蓬勃、生机盎然。

自古以来,这里就是经济、文化较发达的区域。从唐宋时期的古窑址到宋代起就兴盛不衰的香山文化,从南宋朱熹题写的古道关隘到今天依然焕发着百姓智慧的闽南民居,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蕴涵着丰富的人文内涵,每一个乡村街镇都积淀着深厚的闽南文化底蕴。这里的古陆道,纵横交错,有形成于唐时的小盈岭至凤南南山岭的官驿干线,有形成于宋代的沈井至刘五店的千年古道……还有建于唐时的倒桥、建于宋时的通济桥、建于明时的翁墓桥……这些云散于翔安各处的古道、古桥,都给我古老年轮的感受。

翔安古老的年轮,在我的心里永远地厚实丰赡、意蕴深沉!

我感到翔安是一座古老而又年轻的树林,还有一个更重要



的原因——在这片依山傍海、地域广袤、总面积 351.6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拥有多少百年乃至千年的古树！古榕、古樟、古银杏……在这里举目可见。例如金柄村开基祖唐朝的黄肇纶手植的一株高达 18.3 米的古樟，就有 1200 多年的树龄。星罗棋布、葳葳蕤蕤的古树，又为这一片方兴未艾的热土增添一道壮丽又充满传奇色彩的景观。

古道热肠的翔安人是何等珍惜这些古树啊，视若家珍，甚至尊敬如神明，节日为之披红结彩，向之顶礼膜拜。他们知道家乡拥有多少古树，而且熟悉每一棵古树的年轮，要不，他们平时怎么能随口回答异乡客人的询问，报出每一棵古树的年纪呢。

翔安物质世界拥有很多古树，这片古老而又年轻、人文荟萃、五彩斑斓的土地，还曾经孕育出林希元、洪朝选、辜鸿铭、林巧稚、彭德清、蔡启瑞、林有声等优秀的翔安儿女。他们无疑是翔安人精神世界的另一片古树林。

诞生于翔安内厝镇许厝村的中国现代诗人鲁藜，是翔安知名历史人物中的一位。鲁藜是中国新诗界引人注目的“七月派”的重要诗人。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对他的诗传诵不已，至今还在吟读、品味着他的名句：“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/就时时有被埋没的痛苦/把自己当作泥土吧/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”（《泥土》）。他艰难曲折、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，弥漫时代的风云、赤子的啼笑和情爱的得失，折射出翔安人勇往直前、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。

鲁藜也是一株傲然耸立，阴翳翔安一方热土的古树。当人们看到鲁藜故居后面的大榕树，就感觉到诗人的生命与树融为一体，他像树那样枝干遒劲、绿叶繁盛，并具有树的风骨、树的气节。鲁藜为这株大榕树充满激情地写了一首诗，其中四句诗表达了他的心灵与情愫：

啊，我的老榕树；我的父老
在我那漂泊、流亡、工作、战斗的异乡里

你常常被我的梦魂萦绕

你是那样虔诚的恭立着,就像伟大信仰的殉道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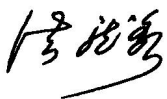
不管鲁藜身在何处,故乡的大榕树始终是他的梦、他的魂,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,为了追求革命的真理,鲁藜甚至愿意像大榕树那样做一名“伟大信仰的殉道者”。这就是树的不朽精神、鲁藜的不朽精神。

为这,我得感谢年过七旬的本土作家蔡鹤影先生。近年来,蔡鹤影先生以锲而不舍的求索精神,追寻着这位诗人乡亲的足印,多方收集、采访、调查、研究,呕心沥血完成的传记文学作品《在诗歌的十字架上》,翔实、详尽又生动地记录了诗人鲁藜不平凡的一生,如同描绘翔安土地上巍然屹立的一棵古树的年轮,栩栩如生,惟妙惟肖。捧读这部著作,我不由为鲁藜一生许多曲折蜿蜒、感人泣下的真实故事而动容。我想,许多读者和我一样,渴想着读毕掩卷之后,镂骨铭心,终生难忘。

这些从翔安土地上涌现的人杰,永远是翔安人的骄傲,他们的形象是翔安历史的天空中璀璨的明星,他们体现的人文精神是留给翔安后来人的一笔宝贵遗产。翔安人像对待古树一般对待这些翔安历史上的精英人物,不仅知道拥有多少像古树一般不朽的人物,而且像熟悉每一棵古树的年轮似的,追踪溯源,谙熟每一位历史人物的人生轨迹,并加以保护与弘扬。

为此,愿请更多的读者与我一起瞻望这一棵翔安的人文古树,透视诗人复杂而壮观的年轮,从而又一次体味我们翔安人也是闽南百姓奉为圭臬的一句话——“爱拼才会赢”。

中共翔安区区委常委 宣传部长



2010年2月23日

目 录

序 /洪龙泉

引 子 /2

这位不愿把自己当作珍珠而宁愿把自己当作泥土的诗人，却被生活所揶揄，禁锢在高墙里，铁窗冷雨，真是太冤了，怎能不叫他泫然欲涕呢？

人生如一出大戏，这仅仅是戏的开场……

第一章 /17

香山北侧的山脚下，有个不惹眼的村庄，那就是诗人鲁藜的故乡——厦门市翔安区内厝镇许厝村。翻开许厝的历史，是一部风的历史。风，孕育了许厝人与大地搏斗的全部生命力；风，磨炼了许厝人漂洋过海的勇气和毅力。

第二章 /28

一个渴望读书的孩子，却无钱上学，那是多么痛苦啊！每当鲁藜在大街小巷声声叫卖，看到一群群孩子背着书包，欢呼雀跃擦肩而过，他总是投以羡慕的目光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

第三章 /37

“面临着我孩提时就远离了的全然陌生的故土，那茫茫人



海，那五光十色，五花八门的各式各样的生活道路交织在我的脚下，何去何从，我不能不彷徨与徘徊在命运的十字路口。”

第四章 /44

他还不满 20 岁，就尝到逃亡者的悲哀。他总不能长期呆在这“樊笼”里，再回去当乡村教师也不可能，路在何方？

第五章 /51

1934 年夏天，上海赤日炎炎，是 60 年来少见的酷热天气。鲁藜和庄同学冒着酷暑，乘一艘驶往上海的英商客轮，忐忑不安地踏上了“冒险家的乐园”——大上海。

第六章 /58

鲁藜加入“左联”，由一个爱国归侨跨进了“诗门”，从此与诗结下不解之缘，成为一名诗人，这带给他的是“有幸也不幸”的双面命运。

第七章 /65

上海，这“冒险家的乐园”，在民族危机深重时刻，黄浦江怒吼，反日的怒涛一浪高过一浪，澎湃汹涌，上海成了反日救亡的桥头堡。

第八章 /70

地下党对每个有公开身份的党员，都必须时刻加以保护，以防敌人的迫害，鲁藜被指定作为一名青年警卫员，经常在夜里护送江青到市内排演《大雷雨》，他们临时编在一个党小组。



第九章 /81

1936年10月19日,鲁藜听到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后,就和杨应彬赶到愚园路万国殡仪馆,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这位青年的导师,并参加出殡仪式。

1937年春天,党组织派鲁藜到安徽蚌埠第三省立民族教育馆当指导员,做凤台县教育视导主任,利用公开合法的职业从事斗争……

第十章 /92

延安,巍峨的宝塔耸立于南门外的山峦上,直薄云天。它像一块大磁铁,吸引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奔向这革命圣地。

第十一章 /103

延安,给鲁藜的第一印象是崭新的天地,充满了阳光和歌声。环境虽然艰苦,但面对山山水水,红红火火的画面,他身上那种浪漫主义的政治理想和审美精神却获得了诗意的寄托,胸中的诗情又在激荡。

第十二章 /109

1939年2月2日,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,发出“自己动手,自力更生,艰苦奋斗,克服困难”的号召,要求部队、机关、学校发展生产。军民用自己顽强的意志,将以生产自救为目的的大生产运动推向了高潮。

于是,纺纱织布,开荒种地,生产运动搞得热火朝天……

第十三章 /116

在艰苦而繁忙的战争环境里,鲁藜诗情澎湃,日夜奔走在石



多树少的太行山两侧的山村里，把充满欢乐与痛苦、血和泪相交织的战斗生活升华为诗歌……

第十四章 /122

火热的斗争生活激发了诗人的灵感和情思，正如鲁藜自己所说：“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，必须反映人民大众轰轰烈烈的抗争，我置身于时代洪流里，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催促我不断挥笔。作品产量之多，连我自己事后也感到惊讶。”

第十五章 /129

1942年4月，“延安文协”的作家被召回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。周而复、鲁藜、杨朔、韦明等十多人，随着军区以上干部组成一支200来人的队伍，再次越过同蒲线，不料在日军封锁线上遇阻，耽误多时，他们回到延安时，文艺座谈会已结束了。

鲁藜来不及参加，不能亲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讲话，但过后他却认真学习会议文件，更加坚定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。

第十六章 /136

鲁藜受审查，从1943年下半年到1944年间，作品不能发表，心情是郁闷的，“心开始碎裂，我将失去最珍贵的友情。我已失去党的爱情，我只有碎裂，永远碎裂”！在联欢会上，人们欢声笑语不断，而他却只能强装笑脸应付，内心又像受针刺一样难受，不知怎样生活下去，简直生活不下去……

第十七章 /146

1947年冬，鲁藜参加冀鲁豫解放区土改运动。次年，土改结束后，他赴河北石家庄任文协秘书。一年后，他随着解放战争

隆隆的炮声与部队一起，进驻天津西郊。

第十八章 /152

1949年7月2日，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，鲁藜参加由20多人组成的天津代表团，步入这庄严的会场。

第十九章 /162

鲁藜一生就像蚯蚓默默地耕耘，不图名利而以创作自乐。他尽管工作繁忙，仍然不忘写作，满腔激情讴歌新生的共和国，为新生的祖国和崛起的人民放声歌唱。

第二十章 /168

可是，鲁藜命运多舛。1955年一场批判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的政治风暴，把他卷入这场斗争的旋涡……

第二十一章 /175

正当鲁藜在铁窗下受折磨、孤立无援时，却有一个少女在关注着他的命运。这个少女叫刘颖西。

第二十二章 /183

1957年春天，“百花齐放”、“百家争鸣”尚未形成一个局面，又来了一阵“狂风”加“暴雨”——反右斗争。鲁藜不懂潮退了还会再来，又自投罗网，涉嫌为胡风翻案而被打成“右派”……

第二十三章 /190

1967年5月，刚正不阿的鲁藜写了两万多字的《我的自



白》，寄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。岂知这份“自白”竟落到江青手里，鲁藜再次惨遭迫害。而离了婚的妻子王曼恬，“文革”中造反起家，因与毛泽东、江青的关系，官运亨通，扶摇直上，一下子成了天津市有名的“通天人物”。

第二十四章 /199

时逢“史无前例”的年代，中国发了疯，历史脱了轨，他被冠之为“狗鲁藜”，又被甩到深渊，成为众矢之的……

第二十五章 /209

直到粉碎“四人帮”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，1980年2月，他才在《诗刊》发表《云之歌》，宣告重返诗坛，重新歌唱——“我常常偷将琼楼玉宇里的甘霖，送给那苦旱而饥渴的人间”。

殊不知，鲁藜的平反却牵动了天津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。

第二十六章 /219

“我们之间好象相隔的不是伸手就可以碰到的透明的空间，而是万里无涯的一片烟波。我一生最难得那么理解我、洞察我的良师，现在却不能与我交谈了。他是消瘦了，但神态与风姿依然如昔……”

第二十七章 /229

1984年4月，火红火红的凤凰花在鹭岛盛开时，鲁藜偕夫人刘颖西赶来厦门大学参加“台湾文学研讨会”之便，回到阔别半个多世纪、梦魂萦绕的故乡。



第二十八章 /238

近乡情更怯，旧时巷陌今难认，却问新移来住人。啊！故居今安在？亲朋好友可好吗？鲁藜风尘仆仆，来不及洗去车旅的劳累，就到田间地头走亲访友。

第二十九章 /247

五月一个星光璀璨的夜晚，厦门市工人文化宫五楼的大厅灯火辉煌，人头攒动，第三届“鹭岛诗会”拉开帷幕。这一届诗会显得异常地鼎沸，故乡的诗人、诗歌爱好者欢聚一堂，他们以凤凰花似的绚烂心情、鹭江潮般经久不息的掌声，热烈欢迎故乡经磨历劫而诗心如磐的儿子、故乡新诗创作的先行者——鲁藜的归来。

永恒纪念 /255

“风风雨雨、坎坎坷坷，经漫长岁月冶炼，你属于纯金，你与你的作品，必载入史册。”

——艾青

鲁藜年表 /264

鲁藜研究文章索引 /277

参考书目 /286

附 录 /289

柯文溥：《思想的珍珠 睿智的花蕾》

后 记 /3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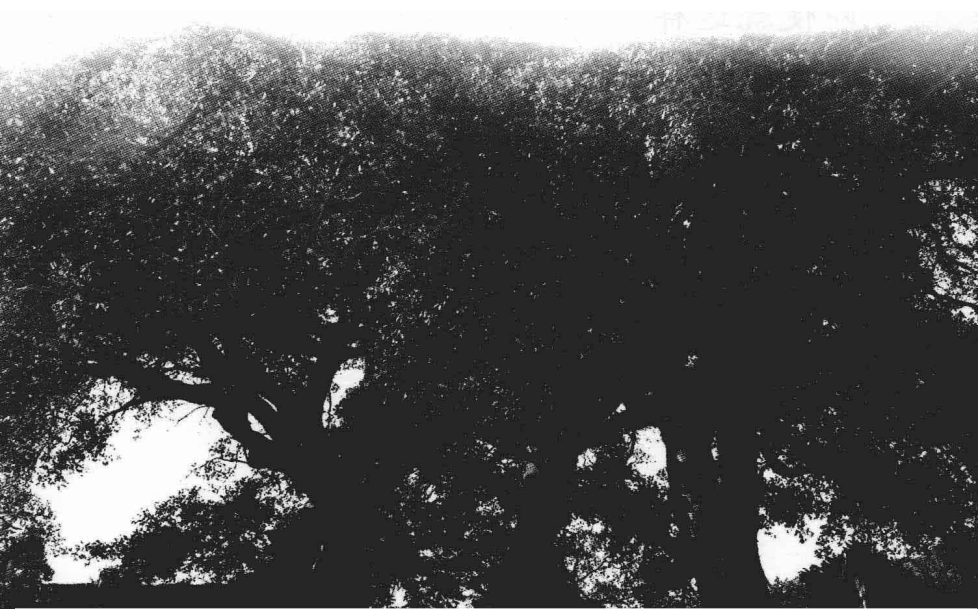
我钉在
我的诗歌的十字架上
任合唱似的欢呼
星雨一般落在我的身旁
任天谴似的神鹰
日日啄食我的五脏
我不属于自己，而是属于
那篇寓言
那个理想
即使就这样
我成了一尊化石

——舒婷(引自《一种演奏风格：舒婷自选诗集》)

引 子

这位不愿把自己当作珍珠而宁愿把自己当作泥土的诗人，却被生活所揶揄，禁锢在高墙里，铁窗冷雨，真是太冤了，怎能不叫他泫然欲涕呢？

人生如一出大戏，这仅仅是戏的开场……





1955年夏季,诗人鲁藜徘徊在天津的家里,不是在构思一首美丽的诗篇,也不是在酝酿一次壮阔的漫游,他是那么焦躁不安,沿着屋里的对角线来回踱步,越来越急促,连脚步也有些变形,像一头呼啸于山林的猛虎,突然被赶入逼仄的铁笼子,惊慌、焦灼、烦恼、不知所措……

世变的剧烈使人不遑宁处,生活本身就成了大大的磨难。

造化如小儿,真会恶作剧。1955年初,全国轰轰烈烈开展批判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的运动(当时谁也没料到这是一场文化革命),而正在领导天津作协搞大批判的鲁藜,出乎意料地,突然从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的“宝座”跌落成“阶下囚”。对这迅猛异常的“革命”行动,鲁藜是一头雾水,心里茫然。

树有根,水有源。这一场文化大浩劫的祸根,竟然是与诗人鲁藜不在同一个界面上的两个人——胡风和周扬的矛盾。

胡风是鲁藜引以为导师的人。

周扬是文艺界的掌门人,是鲁藜的领导。

胡风,生于1902年,原名张光人,湖北蕲春人。他受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影响,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成为追求进步的青年。1926年他肄业于清华大学英语系,1929年赴日本留学,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支部,1933年因组织左翼抗日文化团体而被驱逐回国。

1930年3月“左联”成立后,因为成员较为复杂,宗派活动和人事矛盾一直存在。对此,鲁迅十分不满,“左联”的活动也就逐渐减少参加了。到了1933年,周扬、夏衍等“左联”权力人物,对鲁迅的意见越来越不尊重,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尖锐。胡风